

汪  
事

# 童年记趣

□蓝狐

榆钱儿簌簌飘落在院子里，小孙孙扯着我的衣角，眼里满是好奇：“爷爷，您小时候都玩啥呀？”檐角下蛛网随风轻轻颤动，恍惚抖落出几声60年前的蝉鸣，瞬间，童年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……

春分刚至，滚铁环的少年们在村巷里撒着欢儿，叮叮当当响在硬得发白的泥土路上。铁丝弯成的钩稳稳套住铁环，一路向前，似要撞碎那薄冰般易碎又珍贵的晨光。我们如脱缰的小马驹，推着铁环在村巷里尽情奔跑，铁皮轻快碾过墙根的青苔，在土坯房那满是岁月褶皱的墙面间蹦跶穿梭。犹记清明那场雨，我不慎连人带环滑倒水洼中，铁环咕噜噜直滚进猪圈，被老母猪当成项圈戴了半日。二叔见状，气得举着笤帚追得我满村跑，那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麦垛如金山般堆满场院时，“藏老母”成了晌午最热闹的狂欢。三伏天的日头将打谷场晒得像蒸笼，我们迫不及待地扎进麦秸垛，让金黄的麦芒轻挠脚心。麦秸垛就像温柔的母亲，轻轻一拱，便“生”出一个个汗津津的“泥猴”。柱柱



最绝，竟把自己埋进谷糠堆，一觉睡到月上柳梢，急得他娘举着煤油灯把打谷场翻寻了个遍。

弹弓总是揣在书包里，麻雀、知了都是我们眼中绝佳的活靶子。那年立夏，几个“泥猴”在桐树下乘凉，不知谁提议来场弹弓比赛。一时间，噼啪声四起，惊飞满树蝉蜕，桐树的树皮也被石子啃得斑斑驳驳。二婶听到动静，举着缺了半边的喂猪勺子追出来：“好娃哩，树都要被你们打穿啦！”傍晚，我们别着弹弓回家，屁股上的笤帚印比树皮上的疤痕还多。

打棒的游戏最是惊心动魄。大棒击打短棍，清脆声响惊得草窠里的蚂蚱四处乱跳。二狗每次都摆出饿虎扑食的架势，他爹是护林员，他跟着练就了一双铁钳般的手。要是短棍被他截获，大伙便起哄让他捏碎野核桃。更多时候，木棍会掉进晒场的裂缝里，像枚生锈的箭簇，深深钉在记忆深处。

报棒数时，大家争得唾沫星子乱飞。三爷爷说这规矩和古代斥候测距有关，可我们哪管这些，只顾踮着脚尖虚报尺寸。暮色渐浓，木棍被染成赭

色，那些争执最终都化作炊烟，消散在母亲唤我们回家吃饭的悠悠声浪里。赢家扛着大棒绕场三周，木棍敲地的节奏应和着心跳；输家则用鞋尖蹭平坑洼，期待着明天再战。

五颗石子在衣兜里被焐出体温。课间，我们蹲在土坯教室后头，让石子在空中划出弧线，仿佛要串起屋檐的雨帘。“喜鹊登枝”最得意，五颗石子依次腾空，惊飞梁间燕影。有次上课偷玩被先生逮住，石子被没收，放学时先生却悄悄还我，后来才知他也曾是玩石子的高手。

暮色如纱，漫过打谷场，铁环在篱笆上撞出最后一声叮当。草垛披着金纱，弹弓躺在麦秸里，母亲的呼唤被晚风卷入烟囱，化作满天星斗。

如今，晒场已被水泥抹平，偶在古董市集看见斑驳木棍，指尖仍会发痒。那些深浅不一的坑洞，是我们刻在大地上的童年印章。

隔着半个世纪的月光，满天星星眨着眼，仿佛在问：可还记得那赖在麦垛里的傻小子？他的铁环正卡在银河转弯处，叮叮当当，滚过北斗七星的斗柄，将童年趣事镌刻进永恒的时光。



烧了瓦罐的。窑前面还插着钎子。窑里面放着一盘石磨，还有做豆腐的家具，那是爷爷水里捞财谋生糊口的“宝贝”。爷爷在世时，老屋里热热闹闹的，不论是东厢房、南窑还是大北房，每个房间都充满了喧腾的人气儿，这大概也是老屋最辉煌的时候吧。

每当夜晚，小伙伴们们都集聚在我家老屋前的院子里，在皎洁的月光下，做游戏，杀羊羔。“摇、摇，摇铃儿，哪不来，挨推(que)儿，铜恶涪(脏水)、铁恶涪，一把都摇(yue)住”，一个伙伴手心朝下，一群伙伴用手指顶住他的手心，随着“住”字出口，各自抽脱手四散奔逃，没抽脱手的追抽脱手的，直到全部抓住为止。这个游戏叫“摇铃儿”。或唱着“机车响，开马上，马上开，要谁来，要把xxx快过来。”这个游戏事先要分成两队，小伙伴们手拉着手，等被点名的那个小伙伴“闯关”，如成功可为己队带回一个伙伴。如失败成为对方一名队员。小伙伴们在一起玩的最有趣的是杀“羊羔”。记得有一回，我荣幸地当上了“头羊”，其余伙伴们当“羊羔”，一个拉住一个衣服后襟躲在我身后。只见“杀羊羔”的一会儿向左跑，一会儿向右跑，我横着臂膀守护着“羊羔”不让受伤害。几轮下来，我们跑得气喘吁吁，筋疲力尽，“杀羊羔”的假装系鞋带，我放松了警惕，趁着这

机会，“杀羊羔”的突然跑过来把后面的“羊羔”杀了，我想拦住已迟了。尽管我跑来跑去，保护着“羊羔”，“羊羔”躲来躲去，但还是被“杀羊羔”的杀光了。

母亲喜欢养猪，靠近老屋东墙垒了一个猪圈，我们每天吃的残汤剩饭都喂了猪，由于猪圈离人住处近，那味儿熏得人喘不过气儿来，我们就弄些白石灰兑些水用扫帚蘸着往猪圈洒，闹得满墙满地都是石灰水痕迹。后来，我要结婚，我们拆了猪圈，靠近老屋东边盖了三间大瓦房。靠近老屋西边盖了两间牛舍，牛成为我们不可缺少的半分家当。

忆起老屋自会想起当年住

在老屋的邻居，那时邻里之间会相互照应，互相帮助，共同应对难关，渡过了当年的一个又一个困难的时日。东邻赶集把小孩送过来让西舍看管，西舍笑哈哈应承了细心照看；西舍织布安机子，东邻走过去操心检点；夏前夏后亲戚没菜，夏后马上送来一把豆芽，夏后自行车坏了，夏前修好死活不要钱。老屋那一条一条的巷子串起了一条一条的街，街巷之间联系着老屋之间的邻居，牵系着乡邻之间的人情。

老屋，是故乡的根，是岁

感  
悟

□陈琦

华胥峰又叫“铧咀”，还有叫“铧锯”，它是中条山的一座山峰。在我家一抬头就能看见，远远看去，它就像一头牛拉的铧犁，那尖尖的山峰，乍一看俨然就是锋利的铧尖挺立朝上，它没有华山的雄伟高险，但它却是中华始祖母华胥氏的故里。在我飘逝的岁月里，有过太多的记忆，它在我心里不仅是一座山，更是我的敬仰之地。

小时候，常常挂在我耳边的一句话就是“华胥峰”，其实，它就是一座平平常常的山峰，不足为奇，我只知其表，未知其里。有人说那里山峰俊秀，有人说那里草木丰盛，有人说那里溪水潺潺，有人说那里有古迹遗址，说得我心里痒痒的，只因山高路险，离家遥远，每次二哥总是使出鬼招悄悄溜走，要么就是连哄带骗说那里有大灰狼。最终的结局就是我哭哭而已，然后站在村口的土坡上傻傻地望着南山。

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二哥终于答应我的请求，带我去华胥峰下砍柴。这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。周日的凌晨还是星星满天的时候，二哥就把我鼓捣起来，我活蹦乱跳兴奋不已，匆匆吃了妈妈做的面汤煮馍就出发了。

走进山沟里，轰鸣的山水打破所有的寂静，眼前的大山就像迷宫一样，走在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上，偶有山雀在我们头顶飞过，山风带着阵阵寒意直钻裤筒，让我瑟瑟发抖。突然脚下一滑，我的两只脚踩到了水里，裤腿半截都湿漉漉了，抬头几乎看不见天，悬崖峭壁就像一头怪兽，有的张牙舞爪，有的突兀起伏，路边奇形怪状的灌木像蛇一样盘绕着。山风越来越大，带着刺耳的哨声不停地肆虐着，把齐腰的蒿草吹得哧啦啦地响，吓得我身上都是鸡皮疙瘩。尽管这样我也是一声不吭，跟在后面一点不敢松气。过了一会，二哥他们走累了，我们就躺在大石头上歇歇气，大家不停地说话，有的吹吹口哨，有的吼吼嗓子，突如其来的声音给寂静的山谷添了少有的热闹。

继续向上走，路越来越陡，两边伸出的荆棘划破我的脸颊，一股殷红的血迹挂在脸蛋，裤子也被扯开一道口子，路边花儿也顾不上看了。等到太阳升在头顶的时候，总算走到了目的地。抬头仰望的那个山峰就是华胥峰了，峰峦起伏，耸入天际，两边怪石嶙峋，沟壑纵横，一股小瀑布从刀劈般的山涧发出一阵阵的轰鸣声，东边山坡金灿灿的连翘花就像晃动的星星，让人目不暇接。走进一片茂密的小树林，我啃几口干玉米面馍，在嘴里嚼嚼怎么也咽不下去，没办法只好下到滴水崖下咽口水吞下去。二哥他们拿出砍柴的斧头，三下五除二开干，我身单力薄，抡起斧子没几下，就筋疲力尽，气喘吁吁，身上早已是汗水淋漓。当我们把一捆捆柴整好的时候，传来“呜呜呜”的怪叫声，透过树隙，我隐约看见两只大灰狼，竖着尖尖的耳朵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慢悠悠地走着，后面跟着几只狼崽子摇头晃脑。只见二哥从腰间抽出一块红布不停地摇晃着，听说狼最怕火了，这红布还真顶用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喊着“打狼打狼”。那狼一看不妙，就灰溜溜地跑向一片密林里去了。我听着树丛里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吓得站在那里呆如木鸡。等到一切平静之后，我们爬到树上采些野果吃。稍做休息后，二哥他们挑着担子，一晃一摆顺着原路小心翼翼往回走，我身上背着一小捆荆条，深一脚浅一脚跟在后面。等走到村口时，夜幕已经降临，大人早已在等候我们。这是我第一次去华胥峰的不凡经历。在我心里，华胥峰就像一条静静的河流，承载我童年的欢乐和泪水，也留下一段特别的回忆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对华胥峰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听一位老人说，在我们村有这样一个传说，说是在很久以前，有一年久旱无雨，地里的庄稼像着火一样，叶片枯萎，眼看就要颗粒无收。村里的老人都在自己家敬献供品，每天磕头祈求下雨，左等右等还是无济于事。后来在一位道士的提示下，让他们杀一头猪，供在土地庙里，然后面对华胥峰虔诚跪拜，念叨求雨咒语“铧咀高，铧犁锋，吓得龙王不安宁，瓢泼大雨下三阵，牛毛细雨下不停，庄稼长得好，多谢华胥峰”。后来华胥峰上时不时就有一团乌云，有云就有雨，老百姓从此很感激华胥峰。

去年有一段时间很久没下雨了，田野上的庄稼蔫蔫的。有一天早上我突然看见华胥峰上乌云慢慢聚集在一起，半山腰也是云雾缭绕。不一会儿峰顶上乌云密布，有的如野兽状，有的像蘑菇，黑压压地直扑而来。不一会儿，我们村里就下起零星小雨，后来雨点就像豆子般砸下来，接着就是盆泼碗倒倾泻而下。以后的日子，我就特别留意，只要华胥峰上有大片的乌云，下雨就是十拿九稳。因此，村里的人都非常敬畏华胥峰，当久旱无雨的时候，人们会仰望华胥峰，这些年真是风调雨顺，庄稼年年都是好收成。

华胥峰有我童年的梦，留下我难忘的回忆！



# 华胥峰下

## 岁月如歌

### 老屋旧事

□南崇俊

久居县城，“五一”假期回到家乡打开老屋的门，一片破败的景象马上呈现眼前。老屋经历岁月不断侵蚀，房子山墙裂了几条大口子，东边屋顶崩塌了一大半，只剩下西边的门面孤零零地立着，在风雨里默默数着日升与日落。

老屋是1960年建成的。听母亲说前身是土改时分的祠堂，位置在舞台正西。后来父亲买了院基，拆了祠堂的厢房，才开始盖的老屋。我至今还记得父亲与叔叔、伯伯们趁着月光打夯的情景。那高高举起的石头疙瘩(老家叫窝)和脱口而出的“起了咱的窝，嗨！连二窝，嗨！连三窝，嗨！小心脚，嗨”，打夯号子仿佛就在耳边回荡。在那个困难时期，老家盖房都是靠人情互相帮忙，从挖土、打底到砌墙，都不挣一分钱。许多年轻人都来主动帮忙，我家只是给受苦人们管饭。大概十来天土房子完工了，墙壁也抹上了白灰，不管潮湿不潮湿，我们就搬了进去，只见纸糊的窗户有一块很小的玻璃，我们有了自己的家。这个家尽管简陋，但足够温暖。

老屋给了我童年时的很多欢乐。从我记事起，院子里有一座土窑，是用胡基呈金字塔型垒的，不知啥时熏得乌黑，听说是